

蘇聯小說通俗本

在克里米亞地下

依萬·柯茲洛夫原著 海 天改寫



L4

蘇聯小說通俗本

在克里米亞地下

依萬·柯茲洛夫 原著

羅 焚 譯

元昌印書館

前記

『在克里米亞地下』，是原著者依萬·柯茲洛夫所描寫的一部地下鬥爭的真實紀錄。這部書榮獲了一九四七年的斯大林文藝獎金。柯茲洛夫本人就是克里米亞地下工作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本書分作兩部份：第一部份是愛國志士們在克爾其地下的鬥爭紀錄；第二部份是他們在新菲羅波爾地下的鬥爭紀錄。在鬥爭的過程中，無非是血和淚，生和死，壓迫和反抗，失敗和勝利的重疊表現。德國法西斯匪徒對於猶太人的集體屠戮，對於地下工作同志的毒刑逼供，對於游擊隊員的殘酷殺害，以及對於一般人民的擄掠焚殺，處處表現了他們比野獸還要凶惡的暴行。愛國志士們前仆後繼，爲了祖國，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不管敵人怎樣壓迫，總是不斷的鬥爭，不斷的爭取勝利。在新菲羅波爾，德國的特務們，大量逮捕地下工作人員，志士們犧牲者纍纍，可是地下工作的機構，仍舊是屹然存在；打擊德國侵略者的工作，仍舊繼續進行。德國侵略者不能摧毀他們的力量！

在石洞裏，在森林中，游擊隊度過極艱苦，極危險的時日，但戰鬥力却一日日壯大起來，終於配合正規紅軍，解放了克爾其，解放了新菲羅波爾。德國侵略軍曾經好幾次掃蕩森林中的游擊隊，有一次動員至三師兵馬，但游擊隊的人數不過六千名，居然以少勝多，把德國侵略軍打得大敗而回。

本書是一部鉅製。我國羅焚先生的中譯本約有三十萬字，改寫本根據是項譯本，縮到三萬多字，不過原書十分之一強。雖則省略了最大部份，但却儘量吸收其中的主要資料，即對於人物描寫，也盡力求其逼真。並因本書人名複雜，特於書末附有重要人名表一頁，以便讀者檢查。改寫者並向羅焚先生表示感謝！

一九五一年，二月五日，海天。

大戰場開帶
求工作病



施虐炸機敵肆
施虐炸機敵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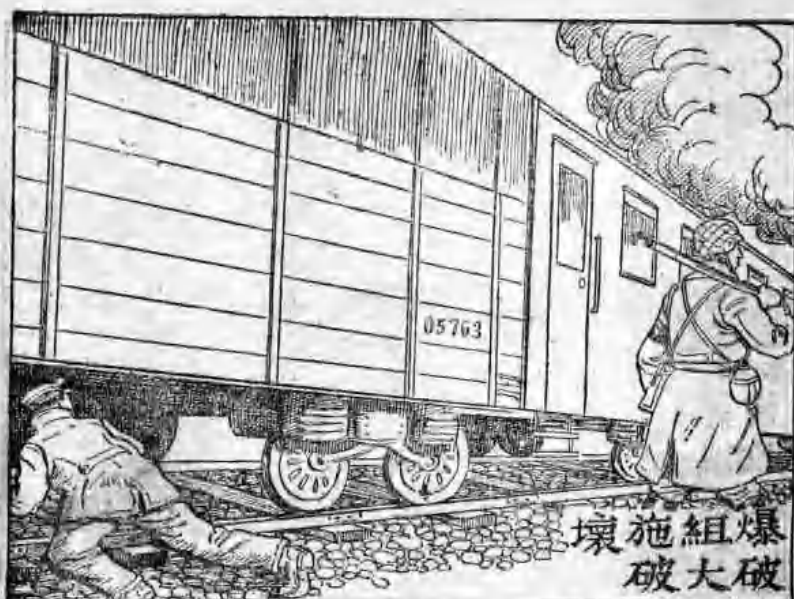


游擊隊待兵
擊優降



三士途
戰長跋涉







目次

前記

第一回	大戰開場帶病求工作	地下潛踪喬裝用假名	一
第二回	濫施轟炸敵機肆虐	搶劫物資德寇逞凶	七
第三回	雷厲風行宣布戒嚴令	窮兇極惡殘殺猶太人	一三
第四回	猛浪狂風水兵登陸戰	艱難困苦游擊立功勞	一八
第五回	安德烈化身鞋匠	游擊隊優待降兵	二四
第六回	三戰士長途跋涉	青年團百折不撓	三〇
第七回	爆破組大施破壞	德國人殘害青年	三七
第八回	好青年赴湯蹈火	女英雄膽險如夷	四五
第九回	義憤填膺搶救孩子	奇兵突出援助軍官	五〇
第十回	處逆境考驗志士	殲敵寇還我河山	五五
本書重要人名表			六二

第一回 大戰開場帶病求工作 地下潛踪喬裝用假名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國開始侵略蘇聯時，我正在莫斯科病院裏醫治眼病。我的姓氏本是柯茲洛夫，但在克里米亞做地下工作，却用的是假名。我還有一個暗號，叫做安德烈。我在病院裏醫治眼病，足足消磨了兩個月。我的眼病，醫生說是『綠內障』但俗名叫做『玻璃花』。醫生說，這是很難醫治的毛病。這種眼病好像用壞的電燈泡一樣，眼光突然間就會消失了。醫生給我開刀，但並不保證能夠醫好。果然，開過一次刀後，我的左眼完全看不見了，並且痛得很厲害。於是又開第二次刀，一連三日三夜，兩眼都用繃帶包裹起來，仰臥在床上。我的頭不敢動一下子，恐怕弄壞了眼上的縫合線，我忍受着種種痛苦。我還害怕着，從此會變成一個瞎子，變成一個無用的老頭子，失去了工作能力，那可怎麼辦呢？我甚至想着，如果變成一個不能工作的殘廢者，活着又有什麼意義呢？可是我卻從來不發生自殺的念頭。就是在年輕時，爲了革命，被禁閉在牢獄中做苦役，帶着沉重的腳鐐，過着學生最苦難的日子，我還重視着生命。那時在醫院中，我會再三考慮，果真眼睛瞎了，我決計寫一本回憶錄。我口述，讓我的妻子筆記。這一個決定增加了我的勇氣。在病房裏，還有一個集體農場的老農民。叫做華西里，患着同樣的眼病。在第一次開刀後，兩隻眼睛都瞎了。但他有一顆好良心，常常坐在我的床上，說了許多安慰話：『什麼將來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我們兩個人的眼睛都

會看得見東西的。」六月二十二這一天，華西里來到我的床邊說道：「莫洛托夫馬上就要廣播了，不知道他要說些什麼話？」不久，我聽到廣播中的戰爭消息，非常激動。我已忘記了醫生的嚴厲囑咐，要我躺在床上不許動。我竟坐了起來，打算把繃帶往上拉一拉，以便試試我的眼睛能不能瞧見什麼。可是繃帶束縛得太緊，拉不上去。我只聽見華西里說道：「什麼，打仗麼？」我對他說道：「是的，我的朋友，打仗了。德國人向我們打過來了。」華西里驚慌地說道：「那末我就應該趕緊回家去。我的兒子和女婿都會去參軍的。我要趕回家去，給他們送行。」當然，在國家需要我們的時候，每一個人都應該趕快站在自己的崗位上。莫洛托夫同志在廣播中，便已說過：「這是保衛祖國的戰爭，人人都要參戰。」我們的病院就要改作野戰醫院，只有患重病的人可以留下來，但重病的人在這種緊急狀況下，也願意回家去。我堅持着要提前拿掉眼上的繃帶，醫生只好答應。繃帶拿掉後，我的右眼還保存百分之十五的視力，戴上了眼鏡，還可以行動和工作。我提前出院時，醫生嚴厲囑我，不准讀書，不准寫字，也不准做任何體力勞動的工作。我住在克里米亞省的新菲羅波爾城，回來時正在白天。爲了戰爭，這個整潔而寧靜的城市已經面目全非了。所有潔白的，淺藍的或淡黃色的住宅牆壁，都僞裝起來，塗抹成一片黃綠色。玻璃窗上貼滿了交叉的紙條，以便減輕轟炸時的損失。商店的玻璃櫃都用木板保護，並堆起石頭和沙包。列寧公園中溝渠的附近，也堆起了黃土堆。在大街廣播站跟前，擠滿了人，傾聽着戰事消息。無線電正在廣播，各條戰線都在激烈的戰鬥

中，德寇已向東突進，一步步深入了。忽然廣播員又報告道：「注意！注意！空襲警報！」接着便是刺耳的警報聲，工廠裏也發出拉長的汽笛聲。人們奔竄到地下室或附近人家的屋檐下。戴着防毒面具的糾察隊已經出發巡視。我因為離開自己的住宅不遠，便不管糾察隊吆喝阻止，大步趕回家去。我家是兩層的小樓房，牆上已刷成慘淡的灰色。我按了按門鈴，沒有人理會，我就推門進去，走到院子裏。我抬頭向屋頂上看了一看，不禁嚇了一跳，原來我的兩個孩子和其他三個小孩，都在屋上。他們赤腳穿短褲，戴着大人的帆布帽和帆布手套，坐在煙囪旁邊，點着什麼東西，一忽兒又用手套把它弄滅了。孩子們聽見我的聲音，馬上走下來，高高興興的站在我的跟前。我嚴厲地問道：「你們幹什麼？」他們答道：「我們練習怎麼撲滅燃燒彈哩。我們先把一個小木梳燒着，再把它撲滅了。」我走進屋子裏，只看見桌子和地板上，亂七八糟的丟滿零碎東西，我又問道：「你們在這裏幹什麼？」我的一個幼子答道：「我們做望遠鏡，好看飛機哩。」我又問道：「媽媽呢？」他們答道：「媽媽在自衛組服務。她現在不待在家，一會兒上工去了。一會兒值班去了。」沒多時，我的妻子回家來，看見我時她多麼高興呀！那天晚上，我們兩人談得很久。我的妻子再三勸我，要聽從醫生的話。我以為如果依照醫生的囑咐，我一不可以讀書，二不可以寫字，三不可以做體力勞動，那末還有什麼工作可做呢？我的妻子說，無論如何，總比瞎了眼睛好。我說，瞎是不會瞎的。在此保衛祖國的戰爭中，我要不工作是不成的。我本來在省委會裏做了五年聯絡員，現在我想做一些

更有效能，更和戰爭有聯繫的事情。第二天，我就跑到省委會裏去。我的請求被上面批准了，上面派我担任外勤聯絡工作。我於是每天要到各企業部門中去，檢查基層黨組織的工作，幫助他們走上戰爭的軌道。那時戰事消息很緊張，敵人已到達烏克蘭河，戰線將逼近克里米亞。婦孺和病人已經開始疏散，我把孩子們先送到中亞細亞去。九月二十四日，我到葉巴托里亞去，和當地市委會聯絡。那時市委會已接到密令，趕緊疏散一切有孩子的女人和不能勞動的男子，留下來的共產黨員，都要參加實際的戰鬥。晚上還有一個未經證實的消息，說是敵人要在葉巴托里亞區域內，降落一師傘兵。我認為這是奸細們的謠言，和市委書記談論了好久。後來我們討論到緊急的措施問題，那時城裏的共產黨員和黨外的愛國者，已經組織了一支游擊隊，於是我們決定在部隊撤退時，這一支游擊隊就留在敵人的後方活動。我深夜三點半鐘離開市委會，在街上我又想起，萬一敵人果然很快的竄到了此間，那就怎麼辦呢？我想到這個問題，心都冷了，於是再回到市委會去，我對市委書記說：『我真羨慕那些身體健康的人，只要把槍往肩上一搭，就好當游擊隊去了。』市委書記說道：『關於游擊隊的事，倒還簡單。只有地下工作這個問題，我真不知怎麼樣解決呢。』我問道：『那末你已經派有地下工作的人員麼？』他答道：『依照省委會的指令，我已派定了五個共產黨員做地下工作，可是他們都有問題。』我問道：『爲什麼？』他說：『這裏的人多認識他們，德國人來了，他們是無法隱蔽的。』那時我很奇怪，爲什麼不派幾個陌生的人，在這裏做地下工作。至於當地人

所熟悉的共產黨員，應該派到陌生的地方去，隱蔽得連自己的妻子都不知道。那個市委書記却坦白承認，他們對於地下的工作，毫無經驗，因此把事情搞得不好。我於是告訴他，在內戰時期，我在白俄區域內做過地下工作。我把關於這種工作上的經驗，和他談了一陣子。最後還說，我對於這個任務，倒是很合宜的。第二天我回到家裏後，妻子告訴我，她就要和省委會的工作人員遷移到別地方去。我也告訴了她，我要留在這裏做地下工作。接著我到省委會裏去，表示我願意留在克里米亞的願望。省委書記吳米爾說道：『柯茲洛夫同志，你從醫院裏剛出來，你的視力又很差，並且你的健康……我們已經決定把你疏散到後方去。』我答道：『吳米爾同志，我比其他任何人都更適合於地下工作。我在沙皇和內戰時期，做過多年的地下工作。並且我的年紀和我的病態，更適宜於偽裝。』省委會終於答應我留在克里米亞。但在新菲羅波爾，還有很多人認識我，不便隱蔽，我就決定到克爾其半島去工作。我化名爲『瓦根』，在一張假護照上寫明瓦根年五十五歲，職業是小木匠。同時我又取得一張出獄證書，證明瓦根犯過竊盜罪，判了三年徒刑，才在八月十八日期滿出獄。我和妻子一同到了克爾其，我先去看當地市委書記西洛達。他本是我的一個好朋友，他首先把我領到一所空房子裏去，以便將來做秘密住所。我還要租兩所房子，一所是公開的住宅，一所供作秘密印刷所之用。我的妻子在克爾其住了幾天，幫助我找房子。我在克爾其，當德寇未來以前，尚須覓到工作做。西洛達和我商量後，最合適的機構莫如集體漁民聯合會。西洛達搖一個電話過去，給我介

紹。我便去和聯合會的主席接洽一切。那個主席看了我的護照和出獄證書後，又驚奇，又不滿意。他懷疑着市委書記，爲什麼介紹一個做賊的老頭子來呢。他最後決然地拒絕我，說是沒有工作可派。我要求他自己去和市委書記談談。第二天我再去時，他已得到西洛達的指示，便派我做採辦員。工作既已覓到，房子也已租定了，基洛夫大街七十四號內，一間半明半暗的小房間。十月二十二日，吳米爾叫我到新菲羅波爾去。我們談話時，他告訴我，省委會已決定派我領導克里米亞的地下工作。我便提出要有三個人，組織一個領導的中心機構：一個書記和兩個副書記。兩個副書記中，一個管理軍事破壞工作，一個管理政治組織工作。就在這一天，省委會派定兩個副書記，一男一女，年紀都和我差不多。男的叫何烈斯，女的叫葉伯娃。我們三人還定出了彼此間稱呼的代號：我叫安德烈，何烈斯叫謝明，華伯娃叫瑪莎。此後本書中也就用他們的代號，不提真名字了。我在新菲羅波爾住了兩天，和吳米爾解決了各種主要問題。我決定在克爾其淪陷後，裝作一個殘廢的老頭子，在家裏做木匠。因爲我的妻子既不和我同住，那末我在克爾其時，當然需要一個不引人注意的女主婦，關於這件事，妻子替我物色一位合適的女黨員。她叫麗季亞，人已中年，是一個瘦弱而敏捷的女人。她的女兒麗娃，已經十五歲了。她們本來想去當游擊，現在參加我的地下工作。這件事，我和吳米爾也商量過。諸事就緒，我便回到克爾其，此後的局勢便一天天緊張起來了。